

Reorienting Economics



重新定向经济学

(英) 托尼·劳森 (Tony Lawson) 著

龚 威 译



当代世界学术前沿译丛

Reorienting Economics



重新定向经济学

(英) 托尼·劳森 (Tony Lawson) 著

龚 威 译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Reorienting Economics 1st Edition / by Tony Lawson / ISBN: 9780415253369

Copyright© 2004 by Routledg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hina Book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中国书籍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新定向经济学 / (英) 托尼·劳森著; 龚威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068-6519-7

I. ①重… II. ①托… ②龚…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9152 号

重新定向经济学

(英) 托尼·劳森 著 龚威 译

策划编辑 李立云
责任编辑 李立云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吕家曦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yywhbj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95 千字
印 张 29.7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519-7
定 价 98.00 元

英文版出版说明 ㉓

在这本覆盖面宽、能启迪思想的书中，T. 劳森进一步阐述了他备受赞誉的《经济学与实在》中的基本论题，即需要对社会理论化，特别是在经济学中，给予比迄今为止更明确、更系统的关注，将注意力集中在考虑其题材的本质。正式地说，作者继续呼吁社会理论化中的本体论转折。

T. 劳森发现，经济学已处于一种不很健康的状态，表明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经济学家们普遍不考虑分析语境或分析条件而对方法进行规定的倾向。为了应对这种形势，作者极力主张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容许一个更加多元化论坛的存在，一个除了包括大量别的东西以外还包括本体论和批判思维的论坛。

强调多元化是 T. 劳森的基本论点。与猛烈抨击当前占统治地位的那套经济研究做法迥然不同，T. 劳森坚持的论题是，如果想挽救经济学，最理想的方法是，在可行的地方，在所有兴趣方之间寻求连续不断的对话。

《重新定向经济学》的内容包括：对经济学现状的各种评论，本体论理论化的性质（包括其各种后果的性质），社会解释的各种可能性，经济学的范围，演化论的思维，包括女权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旧制度学派，经济学借以采取当前方向的历史过程，以及许多别的东西。

诚如 T. 劳森以前的著作那样，《重新定向经济学》不仅会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而且会引起哲学家、各领域的社会理论家的兴趣，引起对理解社会理论化的现状及改进措施感兴趣的任何人士的兴趣。

前言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现代经济学这个学科已经到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方向的时候了。具体地说，这个论题要表达的意思是，现代经济学可通过更加明确、系统和持续地关注本体论而获益。

本体论也许是一个不怎么为人们所熟悉的术语。但即便如此，我也希望，这个问题不会成为读者继续读下去的障碍。这里探讨的东西对该学科的未来至关重要。的确，我想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这本书并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为了那些专门探讨方法论本身的人而写的，而是为了任何关心经济学，更一般地说，关心社会科学理论化现状的人们而写的。

所谓本体论，我的意思是指研究存在（being or existence）本质的一种理论。它是关于确定包括结构在内的实在的一般性质的一种艰苦探索。在这本书中，我特别关注社会实在的本质和社会存在的问题。

通过详细讨论对经济学这个学科的重新定向问题，我想明确表示，在事物存在的现状中缺失了某些东西。我还在暗示，我心目中的那些问题可以借助我提出的观念转变加以纠正。让我简单勾勒一下我的论证轮廓。

作为一种学术事业，现代经济学的很大一部分已处于不太健康的状态，我的论证从这一认识开始。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的第一章中所看见的那样，这个认识甚至被许多该学科的主流发言人所肯定。同样显而易见的现象还有，在过去的20或30多年里，许多大学和中学经济学系的入学率持续下降（Abelson, 1996; Chote, 1995; Parker, 1993; Du Pisanie, 1997; Kirman, 2001），并且在校内，特别是在法国，公开批评其授课内容和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现实缺乏中肯的描述（参见如 Kirm, 2001; Fullbrook, 2003）。当我写这几行文字

时，批评该学科现状的请愿书似乎正在受到来自全世界的有不满情绪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人的广泛支持（见 Fullbrook，2003）。

鉴于这种情形的性质，也许仅仅转向具有本体论表象的哲学并不会令人满意。一种看上去更加明确的回应，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务实精神的人们来说，也许是要用更多精力来构建一套理论，使其既能兼容现有理论见解，又能解决那些具有直接经济意义的问题。

后一种回应的问题是，这样的行动路线早已得到推荐甚至遵循，但该学科的实用性却无任何明显改进（见 T. 劳森，1997a）。某种东西阻挡着理论与实践的进步。我的评估是，为了充分确认和理解这个障碍的实质，进行本体论分析是必要的。的确，我们将会看到，阻碍实用性提升的核心原因恰恰是该学科接二连三地忽视本体论。本体论绝不可能成为更具实用性、更强有力的经济学的替代品，但它的确能够起到为这个目标服务的作用，特别是在这个时刻，对实现这个目标的作用也许是带有根本性的。

为了了解本体论如何在此刻特别显得有助益，要重点考虑对它来说能被接受的两个作用。现在，对这整本书具有中心意义的一个论题是，分析的具体方法和标准要适合阐明某种客体或物质而不适合于其他种类。K.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曾经说过：“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Capital, vol. 1, 19）（见《资本论》第1卷第8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出版，1975年版——译者注）。当然，他的观点是，讨论中的题材具有一种性质，让公认的工具也不适合于对其进行研究。但提出的这个观点是一般性的，被研究的物质的性质对我们如何才能认识或不能认识它总是有影响的。

因而，本体论研究的一个作用，就是通过采用任何一套具体的研究方法与程序确定（通常是隐式的）关于实在的性质与结构的概念。同样，它还能确认在其下具体程序是相关的并很有可能出成果的那些条件。

第二个作用（对本体论来说至少是基本的），是在看上去切实可行的意义上尽可能完整、涵盖尽可能宽地阐明一个相关领域的实在的广义性质与结构。其目的是得出一个似乎包含作为特殊构形的所有实际发展的总概念。换言之，一个核心目标是提供一种表达具体语境中实现所有具体类型的分类语法。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每种作用中本体论所取得的成果可以通过多种

方式得到应用。但在此刻，认识到在这两种作用中所取得的成果可以特别有效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这样特别有好处。因为如果通过在其第二种作用中利用本体论，我们就能获得一个总的框架，这反过来可通过运用前者作用中的本体论揭示许多科学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特殊性（亦即由科学的具体方法或策略主张预设的实在的概念）。换句话说，在所讨论的两种作用中应用本体论可使我们将具体方法本体论预设与我们对社会实在的本质最佳描述进行比较。以这种方式应用本体论的观点，尤其能够揭示任何方法或立场的错误和不必要性，这种方法或立场是先验性地被普遍化了，是高度具体的。这样的本体论观点，还能够识别这种错误：似乎把特殊案例看作普遍的或无处不在的。相对而言，它还能凸显把许多抽象看作隔离的错误，即是说，似乎它们比实际情况更加正确（见第二章）。

我匆匆讨论了这些问题，因为我的评价是，现代经济学的所有显著问题均源自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其研究题材的错配而导致的大范围的失败。的确，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案例，即一个相当狭窄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被先验地、不假思索地、错误地普遍化了，并产生了不幸后果。

这里，现代经济学强调方法，这是有显著的特点。现代经济学置自身于社会科学之内或把自己视为社会科学。因而它使自己朝向社会领域。但不像我知道的任何其他学科，现代经济学，或准确地说，其占据主导的主流传统，最大的特点就是关注方法，尤其是它坚持主张经济学必须依赖数学建模技术。坚持数学形式主义是现代主流传统范围内所有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但坚持形式主义方法并非因为它们适合用来分析社会现实。事实上，甚至极少有人深思熟虑过这样的方法有无可能适合于经济学题材的性质的问题。

因此，正如我所说，这里我们有一个具体观点被先验地普遍化了的例子，一种只能说是很冒险的做法。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四处鼓吹的各种形式主义方法极少适合分析社会现实，这相当容易确认。换言之，这些先验地被普遍化了的的方法是非常错误的，这很容易表明。我坚信，这就是现代经济学处于如此混乱状态的原因。有必要对被经济学家们公式化了的那些理论加以限制，以便使其与他们的形式方法所预设的世界观相符合。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一世界观不能描述人类社会的特点，主流理论在为其建构的大多数语境中几乎不能提高理解力，这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促成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论题是，现代经济学的根本特点是其分析方法与其力图阐明的物质性质之间的错配。这种错配是形式建模方法的本体论预设与我们实际上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世界的性质之间的错配。这种错配的确不仅解释了该学科广泛而持续的失败，而且说明之前对该学科的各种问题应对之声的局限，那些声音力图使它更具见识、更具有与策略的相关性。那些应对之策并未挑战主流传统的形式建模方法论，这样一来，（如由这些方法所预设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隐式世界观，并使其见解和策略适应这种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继续与（大多数）社会实在的性质不相匹配。

只有在以任何非常明确且持续的方式解决本体论问题方面不断失败的语境中，坚持这种方法与题材错配才真正容易理解。因此，我力主转向本体论在此刻具有特殊价值。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用本体论的观点表明先验地将相当具体的断言令人怀疑地普遍化，并不限于当今对数学建模方法的强调。其他一些理论家对事物先验地进行普遍化的倾向也持批判态度，他们已拒绝人类到处都一样这种共同假设，正如我在第一章和第九章的注释中所说的那样（这种假设本身最终受到强调数学形式主义态度的鼓励）。但通过聚焦于个体经历和个人身份的独特性，这些理论家已经趋同于承认只有差异的观念。然而，从下面几章中捍卫的本体论观点出发，人们已经发现将差异普遍化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忽视了人类与社会世界本来就有的这种共同特征（特别参见第九章）。

因此，本体论在鉴别也许被称为不应有的普遍性谬误的例子中很有用处。它帮助我们识别把具体方法或具体理论断言当作比其在实际上更能广泛应用和更具相关性的案例。

然而，这并非唯一的有用功能。本体论，尤其在其揭示实在的一个领域本质的意义上，还有助于形成更加积极的方式，特别是有助于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和偶发事件提出深刻见解，为达此目的必须谨慎从事，研究人员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准备；它还能指明有可能结出硕果的前进方向。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诸多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它还可以依据语境以许多其他方式提供帮助。

此刻，我也许要强调指出，虽然我力促向本体论转折，但并不认为所有经济学家都必须投入到社会本体论的研究中。毋宁说，我只是认为，如果更多的践行者至少意识到其更加广阔视野的本体论预设，（在最小限度上）看到这些

世界观和本体论观点与他们采用的方法和实质性取向的本体论前提并不抵触，这个学科就一定会受益。

让我在“实在论的社会理论化”的标题之下将所有观点理论化，使其以这样的方式在本体论上明确化并受到关注（不管是否构成对本体论的贡献）。因而，本体论的阐述只是后者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对它的详尽阐释。我在劝告以更大的热情关注本体论问题的同时，并不坚持我们大家都需要开发自己的本体论理论（特别是在可持续的、已得到发展的观念被适当应用的地方），更精确地说，我极力提倡更广泛地采取实在论的社会理论化。

这时，我也许还要强调，我在这里并没有提倡在任何独立于语境的意义上都要把本体论作为优先项目。可是，我的确认为明确而持续的本体论分析，或其结果，可能是很有价值的，在此关键时刻，鉴于现代经济学的状态，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但本体论，像所有其他形式的理论化那样，本身是一个受情境制约的、片面的、可错的过程，产生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是瞬变的结果。因此，我提倡一种全面的经济学理论化方法。我只是主张，本体论的各项发展，方法与实质性理论化的各项发展，并驾齐驱，共同演进，并在可能的地方相互沟通、相互丰富。

让我稍微阐述一下我个人对形式化建模的取向问题。虽然这本书的各个部分，特别是第一章，对现代经济学中采用各种建模方法的方式都进行了批判，但我也希望读者能够看到，我的批评是具有高度条件性的。反对采用形式方法本身不是，也从来不是我的意向。宁可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的，是不顾或先于对解释相关性的考虑，在面临不断失败的情况下，到处强加这些方法的态度和坚持其无处不被使用的顽固立场。因此，这个论文集的真正目的是重新定向该学科：转向更明确地把阐明社会实在的目标放在优先地位的行事方式。一旦（或如果）这种实在论的优先地位被重新确定，形式主义就可用于人们认为合适的地方，或作为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法之一被保留下来。我特别不想为禁止某种活动形式提供支持，也不想限制方法论的自由选择。

我不否认，我对经济学中数学方法能取得重大成功的前景持相当悲观的态度。根据下面几章中所捍卫的社会本体论观念，加之对形式化建模方法的本体论预设所做的评价，我发现，后面这些方法用起来很不顺手，就丝毫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但在承认我的悲观主义态度的同时，我并不反对把一部分资源



用于用数学方法研究社会物质。除其他事情外，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那样，所有知识都是可错的，因而，具体地说，我的悲观主义情绪的根据也许也是错误的。毋宁说，我批评的基本对象一如所陈述的那样。在其最一般化的概括中，我的反对意见是针对任何类型的先验教条的。我所辩护的实在论观点与任何一种无根据的立场针锋相对，这种立场坚持认为，只有或几乎只有某些方法应当被遵循。这种坚持在当下显得尤其不合时宜，因为相关研究方法都表现糟糕，而这背后的原因又完全能够得到解释。

我还想强调，当我把现代主流理论描述为过于狭隘（坚持把一种可能只有有限相关性的方法普遍化）的理论时，我并不同意那些将很不光彩的有问题的意向归咎于其从业人员的见解。某些批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人的确显得很自信，认为不管怎么说，强调形式主义观点都来自政治野心或主流理论家的取向，或来自与科学研究过程无关的心照不宣的目标。这不是我的看法（如我在第十章中阐明的那样）。毋宁说，我的体会只是，对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不利用数学方法，经济学也许往往会搞得更好，这种想法或者不会产生，或者如果产生，也看上去不太具有可能性，或因太具颠覆性而无法令人接受。

事实上，对许多现代经济学家来说，数学演绎推理是科学的精髓。因此，对这个群体来说，放松强调现有的数学方法实际上等于放弃把经济学作为科学的可能性。

对这种想法的一种反应是质疑为什么经济学必须是一门科学。许多批评家也确实拒绝把经济学当作科学，但这并非是我的观点。相反，我所关心的远不止恢复经济学的科学地位。本体论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的本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帮助我们认识到数学对它并非那么重要。正如到时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即便是在自然领域，把科学实践化简为数学形式主义，或使数学形式主义成为必要的想法，就是又一次错误地、先验地将一个特殊案例普遍化（在这种情况下，它只是科学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

如果我在此批评主流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形式化建模方法上，我（当然）承认，同样这些经济学家偶尔也写非数学性的总统讲话或特约社论，等等。另外，即便是高度形式化的论文，也常常含有见解深刻的分散性序言或旁白。但是在现代经济学学术界氛围中，形式化建模方法的取向决定着任何指定个体是否有资格成为主流圈的持卡成员。正是形式化建模方法，也在现代经济学院

(与商学院、管理研究机构、人类地理学系等相对)，现在几乎独一无二地构成了现代经济学课程的“核心”内容。

我并不否认，在现代经济学学术界外，人们对有相关性的经济学进行了大量见解深刻的探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分散的，主要关注的是解决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对特殊语境高度敏感的问题和其他值得重视的问题。早一点的时候，当我提及在迈向更具相关性的经济学道路上的绊脚石时，我是在说经济学在经济学学术界内是受指控的。正是在这后一点上所指的“经济学”中，强调形式化建模方法被无批判地普遍化了。

我也许还要说，有时提出各种不同的（非本体论）理由反对在经济学中利用数学，但我基本上不接受这些理由（见 T. 劳森，1997c，2002；下面的第一章）。某些个人仅仅因为他们不熟悉形式化分析而反对它。其他人则由于其显然难以利用而贬低它。例如，A. 马歇尔，虽然数学也是他的研究步骤之一，但他认为利用数学取得结果之后，即便那些结果具有相关性，也应当将其数学的推导来源烧掉（A. 马歇尔 [Marshall]，1906）。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如果人们普遍发现经济学家利用的那种数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实在，我相信更多的人会选择获得有关技巧。站在一般立场上，我肯定同意支持尽可能多的人获得相关技巧的意见，尽早从数学中获益，并从中获得乐趣。

进而言之，我很理解那些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力求数学背后的实用性的主张。数学证明可以是优美的，运用数学的确可以达到高度清晰与严谨。然而，在加强对社会的理解方面，数学论证并非是独一无二的方法，所以仅仅依靠数学来达到实用性标准也是不够的。

如果认可我们的目标是增进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我一直认为这应当是首要目标，那么那些坚持认为几乎所有（或甚至相当一部分）资源必须配置给开发、应用和教授数学建模方法的人，就有责任让其他人相信，这种方法起码有在理论解释和实践应用上获得成功的潜力。但迄今为止，尚无证据或论据表明这样的形式主义论证与社会分析有多大相关性。

如果至此已经清楚本书的中心论点是有必要对现代经济学重新定向的话，我现在必须强调指出，我并不企图纯粹抽象地进行论证。毋宁说，我考虑的是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在选就的方向上开始前进。具体地说，在后面的章节中，到处可见以本体论为方向的论证意向。所取得的各种各样的成果都被系统化为实



在论社会理论的一种具体项目（即常常被指称为批判实在论的一种理论）的一部分，或由其充实。换言之，我不仅仅捍卫本体论的不可还原性，而且追求树立某种既具有其实质又有轮廓的东西，特别是在社会领域。我不仅要为经济学的重新定向而争辩，而且要竭力为建立一种具体的本体论方向的理论观点做贡献。

因此，实际情况是本书的基本论题是一个既高度抽象又相当具体或特殊的确切表达。在其非常抽象、非常基本的水平上，我的论辩只是为了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理论化方面向本体论转折。这里，我的核心论断是该学科需要从纯粹的（或主要是）先验的立场朝实在论的社会理论化方向转变。我的论题的更加具体或特殊的概括是，现代经济学学科需要离开当前占统治地位的数学—演绎主义建模方法，采取更具一般性和包容性的批判实在论的框架。如果主流的形式化建模的重点是先验思维的现代主要表现，其本身是现代经济学失败的主要元凶的话，那么，我相信批判实在论是目前最可持续的（当然，如果总是容易犯错的）一种事后实在论或现实主义的社会化理论，它能（至少能指出其通向的道路）超越该学科的无数弊病。

虽然后面那些文章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交叠，我还是觉得把本书分为四个部分为宜。第一部分“经济学的当前方向与替代路径”包含三篇文章。第一篇阐述我对当代经济学的现状的评价，重点阐述数学化传统的作用。我放弃了最初把批评主流方向的另一些章节包括进去的想法。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因为我想强调与我关系密切的这个理论更具建设性的一面。虽然《经济学与实在》（Lawson, 1997a）中差不多一半的内容与提出一种替代当前主流方法的方法有关，但正是在那本书的前半部分，我对主流理论的批判受到了评论者的极大关注。我留给当前这本书的希望是，使该理论的那些建设性方面更加突出。第二章主要阐明我力图提倡的本体论方向，这包括对我主张观点起源方式的讨论。因为我正在提倡能够摆好自己的位置，描述好、解释好自己，似乎这种要求很合理。第三章是对我的基本观点的简短概述，希望它能起到进一步阐明该论点的作用。

第二部分的标题是“经济学的各种可能性”。这里我的目的是，探讨我为之辩护的本体论观念如何能够与其他问题产生关系的方式。在本书的这部分，我特别聚焦于（虽然不是专门）解释、演化理论化和经济学。我将特别讨论那

些《经济学与实在》的评论者感到覆盖面和阐述不足或至少不够显著的问题。

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当代经济学的异端传统”。所谓“异端”，我的意思是指，对目前被绝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集体组成当代主流的经济学家，视为正确的非常基本的学说持批判态度的那些传统。支持异端传统的撰稿人倾向于把主流经济学看作在其试图解释社会现象方面很不成功的学科。在本书的这部分中，我考查了各种各样的新路径或异端传统、借以力争做得更好的一些理论的性质。

我的论点是，通过提出各种形式的批评或捍卫关于理论与方法的各种观点，且那些批评和观点与比现代主流的显著预设内容更广阔、更丰富的本体论相一致；具有这些异端传统的经济学家为了建立更具相关性的经济学一直在努力工作着。此外，我的另一个看法是，这些理论（或至少是其中某些显著的分支）在此时刻可从使其本体论理论化或事业更明确、更系统和更能持续中获益，可从重新明确阐述它们自己，使其为我所称的实在论的社会理论化做贡献中获益。

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从历史角度看经济学实践”只有一章。这里，我考查经济学当前的方向在学术界是如何产生的和持续的问题。如果广泛观察到当代数学化趋势从解释角度看表现得相当差劲，而可能的富有成效的替代路径又是可行的，似乎需要阐明目前的数学化理论是如何取得和保持其统治地位的。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对这个显然相关的甚至是急迫的问题，一个似乎需要进行历史考察的问题的一个暂时性解释进行了概括性叙述。

对任何已经读过《经济学与实在》的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眼前的这本书是对同一个基本理论的拓展。我已经表明，我的意向是对前一本书中语焉不详、处理粗略的那些方面给予更多的考虑。因此，有些以前作为中心话题凸显的内容，在这里必然不怎么会受到强调，在某些情况下会被暂时搁置在一边。这样，《重新定向经济学》的最终视野既比《经济学与实在》宽广，又比它狭窄。在内容相同的地方，我将利用这个机会澄清较早的一些论点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已经产生了误解的地方。在尽力做后者的时候，我承认不断需要并反复追求表达我的论证的基本结构和背景预设。举例来说，在我总结归纳我的理论的性质和创立这个理论的动机时，解释为什么要把其恰当地确定为实在论时，简介如何才能掌握本体论推理时，阐述取得其成果的方式时（特别见第二章至



第六章)，在这些时候就是如此。从此时起，特别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同时也在其他问题上，这本书尤其关注凸显那个基本观点与框架，它在背后支持或制约着看上去更完好或更富色彩的《经济学与实在》的画面。

最后，我也许应当提醒读者，虽然这本书是对现代经济学界状况的一个回应（这样，后者为我的各种论点提供了背景），但其分析却使我与经济学理所当然地是一个孤立研究学科的观点分道扬镳。的确，我论证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理论与科学领域的跨学科观点。我的结论是，经济学，如果适当地调整其方向，继而对其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最多也只是更加广阔的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本身并不是一门单独或独立的科学（见第六章）。因此，虽然这本书名义上是为现在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而写，其激发语境是现代经济学界的形势，但其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结论总体上与社会理论化有关。

下面的大多数文章之前均未发表过，并且，并非所有文章都包括在本书的构思之中。事实上，以前未发表的文章的一些早期草稿最初是为《经济学与实在》而写的。

说实在的，包括在下面的文章最初并非全都是为这本书构思的，相反，这本书是为了接受劳特里奇出版社的 A. 贾维斯（Alan Jarvis of Routledge）的邀请把已发表的那些文章集结起来，使其成为一个论文集而开始的。然而，在为了这个目的而挑选各种论文时，我还感到需要填补某些鸿沟。随着“鸿沟填料”的增多、逐篇增长和相互融合，随着我对它们重新加工，我发现容纳这些已发表文章的空间越来越小。因而，最初打算将其包括进去的以前许多已发表的文章（实际上是绝大多数）只好被砍掉。

这样，这本书就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了。正如先前所设想的那样，它是一个演变过程的成果。不过，对这个结果我是满意的。特别是这本书的结构，包括对上面所描述的观点的分隔，也达到了一个足够的水平。这个结构足以使我能覆盖许多到此刻为止我认为很重要的东西。

以这样的方式把许多文章放在一起，构成一本书，各章之间有一些重复之处，特别是在包括三篇以前发表过的论文的那几章中（第三章、第六章和第九章）。然而，每章相对独立意味着读者可以很容易地从任何地方读起或大致集中阅读任何内容，而组合起来的集子，我相信并希望是一个合理的、连贯一致的整体画面。

致 谢

最后，我在这里要感谢一些人。可是，说实在的，不可能感谢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所有直接或间接影响过我的人。由于我与那么多人那么频繁地讨论和辩论过本书所包含的论题，我甚至怀疑我能否尽数表达我的谢意。但我知道，我一定要深深地感谢在最近大约 12 年里一直参加“剑桥实在论论坛”的那些人，还要深深感谢参加过我有幸参加的全球各地研讨会的人们，因为在这些会议上我曾表达过我的思想。对所有这些人，我要表达我最深切的感激之情。

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中，我能说出名字的是那些阅读和评点过一章或多章（包括最后被割舍的那些章节）的人们。为此，我要特别感谢 M. 阿彻（Margaret Archer）、R. 阿雷纳（Richard Arena）、L. 巴勒（Leonard Bauer）、R. 巴斯卡（Roy Bhaskar）、A. 卡里法蒂（Antonio Califati）、A. 科利尔（Andrew Collier）、K. 多普菲（Kurt Dopfer）、P. 福克纳（Philip Faulkner）、S. 福利特伍德（Steven Fleetwood）、J. 福斯特（John Foster）、E. 加莱奥蒂（Elisabetta Galeotti）、M. 格拉卡·蒙拉（Mario da Graca Moura）、G. 阿尔古（Geoffrey Harcourt）、N. 侯斯特勒（Nick Hosteller）、G. 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C. 劳森（Clive Lawson）、J. 拉齐斯（John Latsis）、P. 刘易斯（Psul Lewis）、L. 蒙茨（Leonidas Montes）、A. 牛顿（Ann Newton）、A. 诺里（Alan Norrie）、J. 帕克（Jenneth Parker）、E. 佩罗纳（Eugenia Perona）、S. 普拉顿（Stephen Pratten）、R. 罗德里格斯（Carlos Rodrigues）、J. 伦德（Jochen Runde）、R. 罗塞姆（Roy Rothem）、M. 沙耶特曼（Marco Schejtman）、D. 斯特拉曼（Diana Strassmann）、U. 威特（Ulrich Witt）和 G. 茨维恩（Gregor Zwirn）（他们还帮



助核对了引文和参考资料)。

从前面的名单中，我特别要挑出两组人。第一组中有 P. 福克纳 (Philip Faulkner)、C. 劳森 (Clive Lawson)、L. 蒙茨 (Leonidas Montes) 和 S. 普拉顿 (Stephen Pratten)，其中的每一个人都阅读了全书的初稿，和我一起参加了一整天的研讨会，共同评论其形式与内容。第二组中有 P. 刘易斯 (Paul Lewis)、S. 普拉顿 (Stephen Pratten) 和 J. 伦德 (Jochen Runde)，他们审读了整本书的倒数第二稿，进一步提出了颇为有益的批评意见。对以上这些人的大力帮助，我的确心怀感激。

我还要感谢洛特里奇 (Routledge) 出版社的 A. 贾维斯 (Alan Jarvis) 先生，是他积极促进这个项目并成就了这本书。R. 兰姆 (Rob Langham) 帮助、鼓励、接续 A. 贾维斯的工作，T. 克莱格 (Terry Clague) 后来加入了洛特里奇出版社的团队，他帮助解决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也要感谢他们俩。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必须特别提到希瑟 (Heather)，像我写前一本书的时候那样，她不仅容许我使用家庭电脑 (虽然这次不是那么痛快)，而且，特别是在我为参加各种研讨会修改各种版本的草稿、为其准备材料时，教我如何更好地使用某些电脑包。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伴侣 J. 佩欣特 (Joelle Patient)，感谢她对我持续不断的鼓励、支持与建议。

最后，我要感谢有关杂志的编辑和出版人，他们准许我复制了下列论文：

“实在论与其有何关系？”，《经济学与哲学》，1999，第 5 卷，15 号，第 269—82 页。

“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吗？论经济学的本质、范围与方法”，“应用经济学，1997，L 卷 2 月号，第 2，5—35 页” (Economie Appliquée, 1997, tome L, no. 2, 5—35)。

“女权主义、实在论与普遍主义”，《女权主义经济学杂志》，1999，第 5 卷，2 月号，第 25—59 页。

除此之外，我还利用了下述材料的各种修改版：

“数理经济学理论的不同命运：一种演化诠释”，《欧洲经济与社会体制杂志》，2001，第 15 卷，4 月号，第 241—68 页。

“经济学应当是一门演化科学吗？凡勃伦的关注与哲学遗产”，《经济学问题杂志》，2002，第 XXXVI 卷，2 月号，第 279—92 页。

目 录

英文版出版说明	1
前言	1
致谢	1

第一部分 经济学的当前方向与替代路径

第一章 关于现代经济学现状的四个论题	3
演绎主义	5
本体论	13
封闭系统	13
原子论与孤立主义	14
社会本体论的一种理论	17
虚构	19
建模的成功	21
争论的本质	22
科学	25
主流理论与科学	26
经济学科的含义	28